皇明詔令 二

皇明詔令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中

諭李丞相辭位詔 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自周至今凡有天下創業之君其能保全功臣使得安養而至老者惟漢之光武後世稱之朕今天下已定有功文武各受爵封雖有遐荒之夷必欲征進不煩上將之勞

況大將軍收戈解甲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
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哉中書左丞相
李善長事朕以來朝寅而至暮戍而歸今十
有八年勤勞多矣朕見其年高驅馳侍立心
懷不忍三載于茲今因上表告乞致政朕已
許之使遂其志亦功名兩全漢之何叅過於
此乎然中書出納百僚庶務不可一時缺人
今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中書左丞相叅知
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事
於戲任賢使能乃前王之明哲除讒去佞係

歷代之英君朕雖不敏必使施爲而後見故

玆詔示咸使聞知

免天下稅糧詔

洪武四年正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

征討四方九知將士勞苦荷

上天眷佑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

戎夷北靜沙漠皆以精銳屯北邊衝要用安

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是非得已惟

爾兩浙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汚吏害民肥己四載于玆朕甚憫焉今旣掃除姦蠹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盡行蠲免於戲食爲民之天民爲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而有後先咨爾臣民各安生業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授宋濂祭酒旨 洪武四年二月

皇帝聖旨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規範正而學業進

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卽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温文之資實由輔道繼擢左史掌我注記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院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玆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奉議大夫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四年五月初四日

免江西秋糧詔

皇帝詔曰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告及今親率六師
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
戍遼海南鎭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漠
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
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鎭安
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餘科徵轉運未免勞
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
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
歸附之時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
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

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
故恩有先後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正禮義風俗詔 洪武五年五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
始制民居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
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當時之君亦其所
以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

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
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宗祖之靈百神祐護得正帝位紀元五年朕本草芥
之士失習聖經况摧強撫順二十有餘年常
無寧居一槩麤疎故道理未臻民不見化鄉
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
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民詔書到後敢有不
遵者問擬如律令將條畫事宜開列于後
一曩因元末大亂所在人民或歸鄉里或避難
地方勢孤力弱或貧乏不能自存於庶民之

家爲奴者詔書到日卽放爲良毋得羈留强
令爲奴亦不得收養違者依律論罪仍没其
家人口分給功臣爲奴驅使功臣及有官之
家不在此限
一城市鄉村若有家貧殘疾并老幼少壯男子
婦女一時不得已而乞覓者本里里長及同
里上中人戶助以資給是工商聽其工商是
農民聽其農種候其培養成家復還人戶所
資之物有司常加檢察毋令失所此則古之
隣保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之義也爾

民誠能遵守而行他日爾子孫或有貧乏同里必相助借矣敢有見乞覓之人不行資給同里上中人戶驗其家所有糧食存留足用外餘沒入官以濟貧乏若遇旱澇飢荒人民流移者不在此限若鄉里果有富貴之家願出物周給有司具奏

一孤獨殘疾不能生理許入孤老院官為依例養贍如或出外乞覓鄉市人民聽將餘剩之物助養其生敢有箠楚者有司以鬬毆論誣告者抵罪此等殘疾之人如或痊可願出為

民復籍者聽從其便有司無得羈留

一鄉黨序齒往古所尚今後民間士農工商人等平居相見及歲時宴會拜揖之禮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長者居上佃戶見田主不論齒序並以少事長之禮若在親屬不拘主佃只行親屬禮

一鄉飲酒禮廢缺己久宜令中書省詳條式頒行遵守使民歲時宴會習禮讀律期于申明

朝廷之法敦叙長幼之節

一古之婚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

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
頒行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
罪如律
一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
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
物炫燿殯葬及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
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
罪如律
一今後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許於中國人
結爲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兩家

俱沒入官爲奴婢若中國人不願與之結婚
姻者聽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娶不在禁限
一兵興以來所在人民抛棄產業逃避他方天
下旣定乃歸鄉里其間若有丁力少而舊田
多不許依然占護止許儘力耕種到頃畝以
爲己業若有去時丁少歸則丁多而舊產少
者許令於附近荒田內官爲驗其丁力撥付
耕種敢有以爲舊業多餘占護者論罪如律
一曩因中國衣冠狃於胡俗己甞考定品官命
婦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制惟

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尙循舊習宜令中書省集議冠服定制頒行遵守務復古典以革近俗

一僧道之設本以誘民爲善近代以來凡遇爲僧爲道遇民間喪事修齋之際男女混雜飲酒食肉甚非所宜宜令有司嚴加禁約違者治罪

一福建兩廣等處豪戶之家多有乞覓他人之子閹割驅使名曰火者敢有違犯以閹割抵罪沒官爲奴

於戲風俗頽靡胡禮拘焉再整彝倫務遵先王之法恤念孤寡實爲善政之先顧以德薄恩澤未孚倉庫未盈六軍四戍尚慮未悦下民之心恐貽

上天之怒夙夜祗懼若履淵冰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故兹詔示想

宜知悉

授宋濂贊善旨 洪武六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擇

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仕郎禮部主

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

視草詞林繼司業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

稱其職況輔道東宮歷年已久擢爲贊善孰

曰不宜爾職尚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

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奉議大夫太子贊善

宜令宋濂准此

命丞相大夫詔　洪武六年七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爲元首臣爲股
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
萬邦來朝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
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皆識見淺薄
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猾其於伸
寃理枉略不能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爲
嶺南廣東省叅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
書久缺丞相御史臺亦缺大夫稽古揆今誠
爲曠典特命胡惟庸爲左丞相陳寧爲御史

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臺省協
誠相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新職播
告臣民於戲
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
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
臻予治欽哉故特詔示想宜知悉

授宋濂侍講學士旨 洪武六年九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

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四年年其居左史職侍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兹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尚爾夙夜恭勤務展所蘊文辭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

存恤軍民詔 洪武七年八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
難辛己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
元洪武今己七年但材疎德薄旦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告殃者朕失撫養存問
蓋軍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
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
拋棄至今不能存恤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
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

或子沒親老而失養親沒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焉今詔天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安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

一出征軍官間有歿於王事或鎭守邊境身死遠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週仰各衛從實取勘依律優給候子出幼卽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應付口糧差人遞送至京官爲存養

一南北征戍軍士歿於邊遠拋棄父母妻妾貧

窮無依者仰所司從實取勘應付口糧差人
遞送至京官爲存養若有子雖年幼可依及
有親屬可托而願留者從便官司仍給口糧
養贍

一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
北至今不能奉養願回鄉里或身死他鄉抛
下老幼願還鄉者聽從其便鰥寡孤獨幷篤
廢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有司從實取
勘官給衣糧養贍

一官員仕宦遠方亡歿任所遺下妻子貧窮不

能回還所在官司送還鄉里

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爲民也但君欲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希賢而不治君或懦而無剛此古今所難所司奉行者勿以仁爲獘以干刑憲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奉

赦輕罪詔 洪武七年十一月

天承運

皇帝詔曰釋罪宥愆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愼恐有罪重而僥倖以自脫致寃深而含忍無

訴者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
明焉漢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由奸佞所持
因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
失則奸頑得爲脫網之魚欝抑含寃於滿地
朕德薄才疎效聖人之道相繼行之至是五
星紊度黎庶匪寧若悖理乖仁非朕而誰令
不敢不察若旣寬兇頑於僥倖致善良以無
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令條陳若果眞犯雖
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因人致罪過
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于後

一諸人過誤犯罪如過失殺人及失火誤毀遺
　失官物之類葢出於不幸情可矜憫詔書到
　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并已發
　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
　不在赦下
一諸人犯罪失於覺舉關防鈐束因而連累致
　罪葢非得已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
　明白及已結未發工役并已發工役者悉皆
　釋放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官吏人等因公事得辜及鞫問刑獄聽斷不

明以致失出入人罪若文書失錯之類情可
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已決發工
役并未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
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諸人出外營幹事務或因住居窵遠或因有
司畱難不能給引因而私越冒度關津以致
獲罪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見問明白及
已結并已發工役者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
見禁未問者不在赦下

一各衙門官吏人等非法行事罪坐官吏其聽

使之人皆非得已情可矜免詔書到日各處
見問明白及已決未發工役及已發工役者
悉皆釋放若見問未明見禁未問者不在赦
下
一諸人但係故犯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說
事過錢并出入人罪之類一應眞犯不在赦
下
一各處犯罪見屯種人數既已各安生業不在
釋放之限
於戲肆赦於眚災爲善良者圖賊刑於怙終實

王綱而治惡凡吾臣庶律己修仁勿干刑憲
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封僧官詔 洪武七年十一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兇頑
佐王綱而理中道今古崇瞻由慈深而願重
是致三界而脫沉淪永彰而不滅爾具僧吉
祥本西域之民生而慈敏妙契善符懷如來
之大法捨父母之邦衝陰埃而突瘴霧越流

沙而東行數萬餘程達吾斯地朕觀爾勞深
願重特加善世禪師以伸善道更加朶兒執
法列失恩巴藏卜爲副都禪師統制天下諸
山繩頑禦惡相爲表裏以施行於戲佐王綱
而若不善理道幽微曠刼不生千古不滅願
力宏深體行思之無往不復戒哉戒哉故玆
詔示想宜知悉

諭誠意伯還鄉勑 洪武八年三月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絶交惡言不出忠臣去
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聞名海

內閣之及元末羣雄鼎峙能辯眞僞者誰歲
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親帥六軍下
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
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
朕己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
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
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
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
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
勑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禍生於有隙

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
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
其祿此國之大體也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已
將謂己是而國非鄉善爲忠者所以不辯而
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
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
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
強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
颺去戀巢之情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
乎若爾不忘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

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歟

授宋濂翰林院學士勑 洪武九年

皇帝詔曰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吏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修之才蒙上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戚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今九年矣然乃著翰林院尚未

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眞儒而各虛名
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
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黻黼造
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文明壯朕興王特勑爾
中書奉行毋滯

免河南等省稅糧詔 洪武九年三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前去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卽今
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

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麗鎮宮殿致是土
木之工復興愈勞繁重內郡多被艱辛其餘
外郡轉運尤難朕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勑
中書下六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
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
省直隷揚州等府悉將本年民間夏稅秋糧
盡行蠲免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河南福建江西浙江省所屬府州直隷揚州
池州安慶徽州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
免

一北平省所屬眞定等七府已免洪武八年夏
稅惟大名一府未經優免其洪武九年本府
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一湖廣省武昌等二十五府所屬州縣幷思南
宣慰等司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
蘄黃州二府已免洪武八年秋糧今年夏稅
一體免徵秋糧依舊徵納
一淮安府洪武九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其上
年踏出欺隱未報官田地人戶各該稅糧幷
欺隱之數全徵入官不在蠲免之下

一以上省府應有入官田地私租不在蠲免之
下
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日
省月新共享無窮之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五星紊度求言詔 洪武九年閏九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
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
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

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古今乾道變化
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
惟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厚
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
賢人君子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訪求師儒勑 洪武十年

皇帝勑諭浙江温州府着令所屬縣分將民間秀才
除見在教授教諭學正訓導其餘年三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符到之日遍歷鄉都求訪得
實每備絹二疋鈔五錠以禮敦遣差人伴送

毋分遠近限洪武十五年九月初三日盡行到京共論治道以安生民如有不遵視爲泛常或有巡檢驛丞遞運所官及體察軍人暗體得實坐名指本儒居所請至京師如違定將布政司府州縣官吏人等治以重罪如能奉命用心訪求得實爲用取法之人即加重賞如勅奉行

初三日

命劉璉爲考功監丞詔 洪武十年八月

皇帝詔曰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各人

如所在宣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善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者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任者安得而專其事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者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而賂小以全其巧歟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懸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無

悉下混淆安著今特命爾爲承務郎考功監
丞戒哉戒哉
命桂彥良職王傅勑　洪武十一年三月
初三日
孔孟之爲人也乃一聖一賢所以稱聖賢者
自漢唐以來則稱之所以然者何葢謂務懷
材而抱仁義專博濟以善天下其爲聖賢之
稱非人强稱由陰騭厚而天地鬼神使然也
何當時無聖賢之稱而乃後世稱之此所以
陰騭也且孔孟之聖賢也當時奔走天下志

在助德者以安生靈使二帝三王之道興何
期事在七國爭雄之秋不能行矣朕觀當此
之際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事如爾桂彥良心
淳而不詐本故固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
學也篤使其通達變化則無所取焉若較之
常人及作聰明者爾尚猶爲能事也今晉無
王傅特命爾往職之豈不思一聖一賢在當
時切於入士却乃不得其王佐之位乎爾既
往而至其王府之事所以專者祖訓錄爲規
毋作聰明務欲靖安毋干有司事其助王之

道務揚善而使之由善嘗諭不得之人當使
不履其蹤避其險惡也於此切記在心則王
佐之才足矣爾往欽哉

除劉璉江西右參政誥 洪武十一年四
月初三日

皇帝詔曰昔者二帝三皇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
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
侯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
縣而治之斯法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
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

書不能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總其職理
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
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
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
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
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戚
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
善使知所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得其
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
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

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詢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沓然今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缺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監丞劉璉爲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爾往欽哉

免姑蘇等州縣秋糧詔 洪武十一年八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賞功討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爲先曩因

率兵東渡江來姑蘇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踰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多供給之盛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爲人主者耶今禍亂以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常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有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福天下惟斯民之勞之當先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誥　洪武十一

年

朕惟中書聞神之爲靈至妙莫測惟有功及於民者國家所宜報也今年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遣使遍告于天下山川原隰之神及於晉冀山西省臣上言太原城西懸甕山顯靈昭濟聖母歷代受封有禱輒應當使至之明日述朕愛民之意默告于神果蒙昭格甘雨隨至大慰民望乃請加封用答神庥朕惟捍災禦患實神之功考之祀典禮宜褒贈尚資靈化永庇一方可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

主者施行

授汪廣洋中書左丞誥 洪武十一年

朕惟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工必得濟時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兹選爾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武足以庇民生政歷中外十有六年江右山東屢叅省政克膺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屬陜右所地初入職方輒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己著朕甚嘉之爰念功成治定之時正立綱陳紀之日匪資碩望

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輔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官必擇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尚益宣才力務展猷設施酌乎古今經綸審於事體庶幾勳績以副朕懷可也

命諸司遵奉勘合勅　洪武

朕嘗用人每待以赤心人皆爲貪而亡身罔知立忠孝仁信之道是致身亡家破且妻嬌改事他人則易節幼子從事以後人則役如奴僕父母衰老而無能終困於饑寒而自盡

以事君之道則不忠於事親則爲大逆以賢人助君脩德安天下蒼生則民黍見其安反爲民之首禍當此之際一切爲官爲吏皆不自覺並不寒心往往如是洪武十四年工部事發考其行移自本年五月至十一月終擅生事務行下諸司文書計一萬九千件雖然各有名色似乎當理其中斡旋作弊不可數目以言之此皆係尚書薛祥侍郎李文仲作爲主行其弊內除薛祥犯同黨凌遲處死其侍郎李文仲因考功以犯人皆殺身慮恐六

部都察院擅自行移逼擾諸司害及於民今特置半印勘合勑下諸司收掌凡各部都察院應有行移卽便比對勘合硃墨如果相同火速奉行諸司亦當置六部都察院冊七扇如勘合至日卽便附寫緣由明白滿日差的當人員赴內府奏繳若諸司不憑勘合擅接無勘合行移及私與行移者正官首領官人各凌遲處死吏處斬勑至諸司一如朕命毋自招愆故茲勑諭

皇外考妣追封典 洪武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必及於后族親親之
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
之積德何以致此稽于典禮是用追封皇外
考馬爲徐王外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
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
惟幽靈歆玆恤典

除秦文侍儀使誥 洪武

朕惟禮所以辯上下而定名分凡朝覲會同
之際所繫尤重故禮得其宜則朝廷尊而衆
志定賛相之選可不慎與爾秦文質貌秀偉

威儀端詳生于儒家能慎操履頃爲禮部之屬克勤乃事擢司侍儀爰示優用蓋禮以爲之本而儀以備其文則將事之時粲然有序尚敬之哉宜令秦文准此

除高安給事中誥 洪武

朕惟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爲親且近是以漢有戻拜之事唐有塗歸之儀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駮之制不沿于昔而論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資閎偉之器自乃祖父奮起西土世濟其美爲時名臣爾生

于名門豋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
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于衆論俾列
邇聯願方樂受盡言務勤庶政凡有關於公
議其無憚於數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除張佑司天少監誥 洪武

朕惟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端源
正而術數精非若他伎雜藝可以驟而學之
也以爾張佑之職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
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
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與玆

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據所蘊謹以推步
以嗣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除阿都刺回回司天少監誥 洪武

朕惟天文之學其出入西域者約而能精雖
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
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慎之也以爾
阿都刺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
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脩厥制仍設其職
而命爾復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
恪守攸司以稱予意可

禮部尚書除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誥

洪武

朕惟自昔翰苑之重職專代言至於執筆史館勸講經帷典教胄監兼衆職以備文儒之任則今日之制爲然蓋命令以播四方紀述以信百世道術以迪一人學業以造多士教化之本於是乎繫自非學惟聖秘才擅國華器識優而德履懋者莫稱玆選詢諸在列爰得其人爾沈潛六經蒐獵百氏淵源之學崇論服乎縉紳制度之文大册傳于朝野獻績

用懋爲龐邃長官任我宗伯禮文脩舉粲然
可觀良嘉素能更晉華序肆予命爾鑾坡掌
制誥屢談經紬金匱之書與虎闈之教文儒
之任備于厥身尚克欽承茂敷所藴以稱朕
寵褒之命

大赦詔 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十日

皇帝詔曰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寄肆姦擅權使賢
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生民之不
易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及其餘黨然籙刑之

際不無過焉甚非
上帝好生之德乃洪武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中時雷
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有罪者所
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除十惡不赦外自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以前已未發覺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
一大軍已有定額近年以來尚有小人指軍戶
爲由仍將入籍民戶重復抄報擾害不便今
後不許
一自洪武十二年終軍民在逃至今着令所在

官司及隣里勾擾尚且不絕敕書到日一切

住罷只以見籍爲定

一太平鎭江宣城廣德滁濠今歲秋夏稅糧免

徵

一山西布政司奉埰集土軍二萬四千餘戶一

切發爲庶民

於戲

上帝好生雖遥穹而聽遠朕思愚昧乃得罪於人神

從今脩省告布臣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改五府詔 洪武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皇帝詔曰朕膺

天命君主華夷當卽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

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

設中書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指揮使司都轉鹽運使司提

刑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

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

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

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興廢以

致丞相胡惟庸結構羣小黨緣爲姦或枉法

以惠民或執正以誣賢因事發露人各伏誅
特詔天下罷中書及都府使知更官定制行
移各有所歸庶不紊度今將合行事宜條列
于後
一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一左軍都督府爲統屬
在京
驍騎右衛　水軍左衛　留守左衛
龍虎衛　英武衛
在外

山東都司幷所轄衛分遼東都司幷所轄衛分浙江都司幷所轄衛分廣西都司幷所轄衛分

一右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虎賁右衛　水軍右衛　留守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在外

陝西都司幷所轄衛分四川都司幷所轄衛分

一衛分江西都司幷所轄衛分

一中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神策衛 廣洋衛 留守中衛

應天衛 和陽衛

在外

皇陵衛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揚州衛 高郵衛

大河衛 淮安衛 沂州衛

鳳陽衛 鳳陽左衛 長淮衛

鳳陽右衛 鳳陽中衛 懷遠衛

留守中衛　留守衛　滁州衛

徐州千戶所　徽州千戶所　六安州千戶所

廬州千戶所　鎭江千戶所　安豊千戶所

信陽千戶所　宿州千戶所　洪塘千戶所

河南都司幷所轄衛分

一前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天策衛　龍驤衛　龍江衛

豹韜衛　飛熊衛

在外

湖廣都司並所轄衛分福建都司並所轄

分衛分福建行都司所轄衛分廣東都司

衛分並所轄衛分

一後軍都督府統屬

在京

鷹揚衛　江陰衛　興武衛

横海衛　蒙左左衛　蒙右右衛

在外

北平都司並所轄衛分山西都司並所轄

衛分山西行都司所轄衛分

一罷中省陞六部天下諸司直行事務
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
年之洪業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天下田租詔 洪武十三年五月十一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祐

山川效靈

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民之所供令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

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來朝仍授以職

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將何以答

天心之永顧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羣臣請御大朝詔　洪武十三年六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聞堯舜之君德備
天地禹湯之治甚洽民心朕才疎德薄惟知圖治弗
克行仁乖
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岳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
五雷奉
命着跡於殿庭雖不遑寧處於斯時亦甚畏無知於
悠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
於正殿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新任有司詔　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之祐
祖宗之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矣其立綱陳紀所以
安民也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百職
咸罔克忠宜修誠敬以及人神惟贓貪蠹政
遂致刑典邇來有司皆出編氓宜知稼穡艱
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
誠報效無蹈愚姦其舊任未代者若仍復前

非慢神虐民務在貪財肆意妄行則國有常
憲於戲政在養民實先聖之寬典竭忠司事
乃人臣之當爲故玆昭諭咸使聞知
諭浙江布政司查照文移勑 洪武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皇帝勑諭浙江布政使司符到之日自洪武五年至
十二年終更置衙門己前中書堂都察院及
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司科派作爲事理一
一具陳事因奏聞近者奸惡多以奏准朦朧
行移所司事件故爲擾踐諸職凌虐下民務

使怨望於上爾等見任者搜求實跡如不究
心故行隱蔽即係於黨符到自新如勅奉行

免五府秋糧詔 洪武十四年十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祖宗護祐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昔
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甚勞
苦矣特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
廣德寧國五郡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

行矯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恩以撫善斯效
先王之道非朕所能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命陝西類解文移勑 洪武十五年正月
初十日
勑諭陝西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
今將本印勘合行移文冊發去收掌關防行
移如是一冊書塡滿日半印勘合與冊一同
差人解赴京師進內給事中收架如勑奉行
平雲南詔 洪武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上天眷顧
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卽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于版圖
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
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
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
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旣臨渠魁盡獲雲南
己定詔告天下臣民共知

量免江西等省田租詔

洪武十五年四月

皇帝詔曰於戲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一統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期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右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給浩繁安無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夏秋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江雖次第歸附爲首定中原人民爲我供給越大江入淮河抵北平而漕河南民甚勞矣邇年以來江東江西浙江及直隸府州

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爲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強以凌弱篤力於田畝且山東之民東給遼左北給北平民資倍焉河南之民北供山西歲助關內斯二布政司稅糧今年夏秋盡行免之

計開

一蠲免稅糧處所

直隸 浙江 江西 河南 山東

一抄劄田土今年稅糧照依官田减半入官不為常例

一糧長害民已行革去明年錢糧照依黄冊里甲人等催辦毋得那移作弊違者斷没其家遷徙遠方

一輸納稅糧己有定限催者毋得先期擾民納者毋得後期致罪如違遷没爲首者重罪

一各處豪民指以拋荒田土爲由科歛小民後果拋荒田土許令里甲指實陳告丈量得實官爲除豁如果不行首告私下拋荒者許令

拋荒之人陳告遷沒其家

一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衆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徙遠方

一各處有田奸猾之家將田地詭寄他人名下者詔書到日受寄之家出官首告就將本田賞與永爲己業當處有司卽便給與執憑

於戲爲民上而不爲民便鮮有不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員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戒諭諸司勑 洪武十五年六月初五日

皇帝勑諭諸有司天生蒸民有欲無主乃亂所以亂者正謂人皆貪心不已動輒互相呑併以致強凌弱衆以暴寡當此之時從他百姓有良計善爲生理積聚家財廣有美女妻室金銀寶貝若無皇帝與民爲主如何過得被強的殺了弱的多的殺了少的古時節因這般人民難過以此天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行大德而要道施敎化以制愚頑然而天下之大皇帝豈能獨理庶務所以天必又暗與

忠賢者輔助之爲斯皇帝設諸有司分治天下持法令宣布條章專掌民力使有力大的不敢殺了力少的人多的不敢殺了人少的縱有無眼的聾啞的他有好財寶妻妾人也不敢動他的若強將了以強盜論暗將了以竊盜論因這般百姓方安但是士農工商人皆願情當差辦納稅糧都只是爲皇帝設官分職保守他姓命因此當差納糧無怨所以納糧專供文武百司官吏俸給軍馬月糧草料使爲官者不養蠶不耕田不冒寒暑有衣

穿有飯喫快活在公廨底下坐着與百姓分
辦是非軍官軍人嘗防着有歹人便去拏了
爲民除害這等的便是捨性命冒寒暑文官
果然用心分辦是非武官眞箇用心關防天
教常遠做官享富貴軍人肯出氣力也得安
樂若用了百姓錢糧不與百姓分辯是非顛
倒有多科重斂遇着詞訟又將是的做了不
是不是的做了是如此不公事鬼神不肯饒
他必是犯了軍官若不用心關防軍人又不
肯出氣力如何消受這等錢糧食祿爲官百

姓艱苦我說與你諸有司各存天理行事福
祿永昌故茲勅諭

大赦詔 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率諸英傑平羣雄安宇宙卽位以來十
有七年其間理頑民清吏弊刑賞皆施未曾
大赦自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昧爽以
前大赦天下除謀反大逆子孫謀殺祖父母
父母妻妾殺夫奴僕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

魅毒藥殺人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赦過宥罪既大布以殊恩遷善保安尚同躋於至治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皇明詔令卷之二

皇明詔令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下

六部贓罪詔 洪武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不奉

天故以不足而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己惡怒人神

天譴既臨尚惡不已復造多非蠹政害民如戶部侍

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書王惠
廸侍郎葛修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
工部侍郎麥志德闔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闔
部等贓貪亂政罪己分明及其問贓下落尚
惡不已爲此掩其殺身之計不將實寄所在
供招太半妄指平民爲實以致一時不能革
彼姦心善良受害朕爲設官爲民造福旣不
勝任而且罪盈法古
天討以除民害因此愈加害民必欲除姦復生姦甚
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

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嗚呼書不云乎
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
天俯察求治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柰何然自詔
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所有合行事宜
條陳于後
一詔書到日敢有非公文坐名追取在鄉託以
追罰爲由許諸人拿送赴有司或赴京來治
以重罪
一雖有公文名不坐者恃以公文胥取民財亦
送京師

一今後凡有良民毋得交結官吏引惹罪愆設
若不遵朕訓故違實犯家長極刑眷屬遷于
化外

一官民人等所有錢物寄借須憑文約如無文
約諸司不理違者抵罪

一天下諸司衙門毋得賄賂上司敢有賄賂者
其犯或彼或此若賄賂者犯必詢因何爲若
受賄賂者犯必詢贓因甚而至嗚呼不循朕
訓犯之日决有罪焉

一戶部郭桓兵部王志工部麥志德刑部王惠

廸禮部趙瑁各恃所掌之要脅逼天下諸司

所以賄賂之資雲屯霧集

一十二布政司毋得送贓六部等衙門若六部

有犯必稽贓自何來若司必言府府必言州

州必言縣今後窮贓必以此問凡姦貪小人

聞此求贓來源日夜憂懼去邪歸正爲民造

福毋自招愆

一令此一犯且如郭桓五部等官或盜倉庫錢

糧或侵欺諸色課程接諸色買求將此錢物

着十二布政司兵工刑戸禮五部官着令朝

覲布政司等官假以寄借爲由各帶贓鈔銀兩每部帶去不下數千萬及其至司將前鈔
一銀散布所屬諸司不問貧難富戶指此爲由生事科歛異日加倍歸還以此觀之民何生理
一福建道御史于敏北平道御史丁廷舉廣東道御史吳眞各人爲見問出審刑司右審刑
一吳庸等妄指平民已行凌遲示衆其于敏丁廷舉吳眞所言諸人本欲妄指必是追贓攪民奸歹怨謗朝廷今日識破機會其實代罪

一當時物本在張今日却指在李縱有實寄借者以一指十加倍者多所以人各相傚一槩擾民

一今後行人受差敢於各處索要相送犯者處死與受者同所以不得已而禁設若不禁有司斂民與之所差之人既多民之生理有限供給既廣將何以奉所以嚴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奉

免山東北平秋糧詔 洪武十八年九月

天承運
皇帝詔曰嗚呼
天位艱哉然有如此朕自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
暇食以措民生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罪
實在予一人以致
上天垂戒災及萬姓所以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
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
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所有
事宜條列于後
一詔書所出爲水旱傷民人告所在以甦民力

有司毋得乘此爲由巧取擾害吾民後犯不赦

一連年以來所在去處災有輕重傷有多寡有司姦頑不報亦不沿坵查踏以致吾民傷者愈傷下情不能上達

一今後所在去處凡有水旱災傷一切天災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老連名赴京伸訴災由以憑優恤則朕寘有司於極刑嗚呼

上天好生使宰民者爲民造福朕統天下代天理物設諸有司分掌牧民自詔之後體朕至意樂

吾民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存恤高年詔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黔黎苦殃甚矣如此者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及今公侯羣將等發兵諸道所向兵偃民得麤安號天下曰大明今十有九年然姦臣在位謀間臣民恩本施

而弗及德將布而阻行政乖理悖莫甚於此
先王之道㞭未傚行矣存問於高年欠恤撫
於鰥寡孤獨舊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茲
擾吾民者循治而斂跡監生職任於諸州想
吾民樂生有其漸矣特命有司存問於高年
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篤廢殘疾收入孤
老院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所有合行事宜
條列于後
一大誥頒行續編旣布山林隱逸巖穴之士誠
能出而與我同遊共造生民之福未審悅乎

一所在有司精審耆民並無公私之辱及不係隸卒娼㛂年八十九十隣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來聞貧無產業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十斤其口業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如之富實人戶京師順天府鳳翔府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民人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泛差役冠帶服色另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

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送禮毋得給以
陳粟着爲令
一所在鰥寡孤獨取看明白果有田糧有司未
曾除去差撥者詔書到日卽與除去設若無
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
自爲旣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令親戚收
養無親戚隣里養之毋得失所其無田者有
司一體給米六石隣里親戚收養其孤兒名
數分豁有無恆產以狀來聞候出幼開名立
戶當差

一朕與民約以誠前者黃冊內民冒年者多今
禮年高而尚實德敢有以冒年之徒來聞受
禮尚而亂吾政者或被知者告知其家族誅
曾被公私之辱懸而受禮尚者如之

一累年開邊勞於軍功或矢石傷殘於身體或
因傷身亡兒女見存不能生理者所在衛分
送赴京來發回原籍改籍爲民一應差役優
免三年

一垜集土軍因傷殘疾者優免軍役三年其役
貼戶應當本身改爲貼戶因傷死者優免軍

役十年入爲民籍雜泛差役更免三年
一軍官從將征討歿於陣所見女見存各具實跡以憑恤賞子孫襲父職未陞者陞一等
一逃軍逃囚所在人民擒送入官免致不才有司作弊
一所在有司所掌事務本爲民便往往不行仁政於差撥及一切詞訟賣富差貧刑名有理做無理詔書到日今後有司官吏敢有如此許羣民或百十擒拿赴京
一官民吏胥人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

於世敢有更名易姓及兩三名字者被人告發家財給賞告人誅其本身遷移化外

於戲禮壽尊賢報功酬勞恤孤賑寡古哲王之大典令出恩霈必有司如命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勞蘇州知府王觀能除猾吏勑　洪武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爲官涖政除爲非不道一切施設公務非權無以治下雖曰行權其迂儒俗士居是位者名而已若中正之官秉豪傑之氣發號施令

務必以公其簿書走卒敢有故侮而褻慢者
輕則治以刑重則捶死勿論嗚呼於斯治下
之法朕嘗曉諭有司孰曾如命以施之以致
簿書走卒得以侮慢而褻狎之巧言以陷害
之其姑蘇之郡吏員皀隷自設開衙以來陷
害官長者多矣今聞知府王觀同知曾恆經
歷王昕將猾吏錢英當廳捶死治下之方甚
得其當如此則政行令止奸人且遠境内肅
清良民瞻仰美哉有爲政令特行安民有日
矣今特遣行人白思中賫勑幷禮以勞爾其

篤斯之志以爲高明故諭

武職保身勑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

軍官不知受守禦之道因此富貴身家都亡了的也有止亡了身的也有但亡名爵而爲軍若甚多似這等的往往有犯誰肯將心尋思守禦的法度何如若有箇能保富貴的人他必尋思若做都指揮這地方係是我守的比及未有甚罪時先教人于都司所管地方沿邊畫圖貼說通有多少險處多少平易處若邊境內境外道路迂直近遠盡數計較了

臨期省了多少尋思閒時甞想着我守這地
方民不爲盜水陸險要去處並無嘯聚者軍
不誣民民不受害軍民安靜方纔稱守禦之
任今各處都指揮不以受命爲重有自己虐
害軍民者有愚而無知被所管部下害及軍
民尚無知者有已不害軍民縱部下爲非不
禁者便如廣西都指揮耿良交結布政司府
州縣官生事科歛害得百姓荒了連年嘯聚
及他事發差人拏問共計二十八招都是害
軍害民的歹勾當因此上取來打死了他廣

西的百姓都安然無事不反了看來那裏是
百姓每要反則是被他每逼淩得沒奈何所
以如此他不知所管的地方軍民都安無事
便是他的功勞他都不這等尋思只是胡做
把自家壞了又如江西都指揮戴宗著他領
軍收捕軍賊周三官等比及軍臨賊所他故
意駐劄不進却令韓知縣前去索要賊人周
三官等招要銀五千兩及至賊人將銀一千
兩牛八十隻先來投見他仍令辦足前銀并
要自砍人頭三百箇方許投降又令贛州衛

指揮李宣移文廣東福建等都司說稱潰散
並無巢穴遂將三都司軍馬退回以致賊人
至今未獲事發戴宗全家發雲南充軍李宣
處斬財產俱各籍沒又如洮州衛指揮李聚
役使軍人寗成等八名將米三百五十石運
去岷州糶賣又私役軍人陳德魏得成在家
種菜打魚俱各歇役一千八百餘日以後軍
人張聚欲行赴京首告前項等事李聚使令
軍伴史克成送鈔一百貫買免事發發長河
西充軍籍沒財產似這幾箇都是不知受命

守禦之道恣意非爲以致亡了富貴人家今
後守禦軍官每能以此爲戒依著我的言語
呵做都督封公封侯有甚麼難處不但保得
名爵身家後來子子孫孫也必然昌盛好名
兒在世間如何磨滅得故勑

諭武臣撫恤軍人勑 洪武二十一年六
月

制諭管軍官人每知道前輩老官人每到處裏厮殺
但尋見一兩箇好漢留在根前十分用心撫
恤着似那般積漸聚得多少或一百二百三

五百將這等人便似自家兄弟兒子一般看
待因此上這等軍士但遇着廝殺便在官人
前面殺得羸了人都道官人好廝殺誰知道
是他撫恤人好自家縱然會廝殺對待幾箇
還是齊心伴當多呵羸得人如今封公封侯
做都督府官前輩老指揮皆因撫恤得伴當
好功勞都做他的大官人位子他坐今後進
的承襲得的及一了不曾有軍管的做了管
軍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那一等愚蠢看
着他那一箇害軍的心並無一點人心如那

總旗做百戶百戶做千戶也都離了軍身有
得幾年當初做軍時井出軍的時節諸般都
是自將說起來呵其苦不可當爲甚麽出征
呵軍要逃了官將那苦楚的日期都忘了沒
人情的害軍我都說了多少言語都叫不醒
將軍比做庄家種田的一般比說道百戶管
一百二十一名軍便是種一百二十一畝田
都勤緊的庄家有飯喫的皆因是看覷糞壅
耕種得到所以有飯喫如今百戶千戶指揮
把軍害得荒逃了一箇便似那沒長進的懶

庄家典了田賣了田一般軍雖不逃不肯撫恤看覷便似種了田不耨鋤一般這等庄家要飽飯喫有也無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不知軍自是已的威風氣力却把來逼凌得逃了要錢賣了有病呵作賤不看這的不似那典田賣田的種下不耨鋤的庄家一般如今管軍官人軍家大小喫着俸糧管多的喫多糧管少的喫少糧這俸祿都從軍身上來誰曾肯將這等有仁德的心顧盼這軍一顧盼一箇箇出來要私役軍剋落支請這般害

害他纔有一等軍受不過許多苦楚遲慢不
應答些兒那不足道無人心的指揮千戶百
戶衛所鎮撫不知是軍自己的威風氣力一
箇箇把做讎人看了這等良善的喫了苦楚
無理的打罵妄行差使他也不告狀只在背
地裏長噓氣暗暗的禱祝
神人似這等官人每說來的無一箇肯聽只是害軍
如我今也年紀大了省會你每到是處只是
不肯依從隨那等潑皮無仁心的指揮千戶
百戶衛所鎮撫你的本身兒男家眷看着軍

請俸祿里似這等般呵你長遠得也長遠不得若是那有見識有仁心的官人每閒常在家勤勤看覷問那軍的動靜覷他的顏色不安樂處不便當處怎麼對當安樂便當軍有苦呵應當奏的奏自家合攞布的攞布你雖無家私賞與他言裏頭撫恤自家兄弟兒女一般愛惜他一些兒不苦着若還出征呵下營處軍士每荒地與官人立帳房羮馬料切草鋪鋪做飯若夏天呵惟恐熱着官人冬天呵怕凍着官人爲這般一箇箇軍發孝順心

務要官人安樂有病呵那衆軍那裏不採訪
着醫人來緊關行路處不辭勞苦擡也擡着
是走也是有見識管軍的官人依著說的說
這般行軍士每感恩呵出征下營見陣病處
官人有許多安樂便當處那等無人心害軍
的都不知這道理出征在外軍士少有來根
前爲無恩於他得躲且躲帳房不起便打着
人立馬草逼着人辦衆軍沒柰何只是心裏
懷恨對陣處不抵死捨命勞苦擡着走緊了
不便當呵去了似這等官人下營打着人立

帳房逼着軍辦馬料害病呵無人着心裏要
水喫呵明知有水軍不將來肚裏飢若要喫
的軍尋見自喫了不將害人的官人軍中有
那不測的禍暗暗地喫虧的多難說的也好
生有那無仁心指揮千戶百戶衛所鎮撫他
那里知道這幽微小事不能撫恤軍害軍的
這裏頭干係得重我這般略節省會將出來
有父母兄弟的好生教道言語裏識這做官
的兄弟孤兒及娘子每是曉事的呵好生勸
一勸休着這般無仁心害人害人若利害呵

朝廷也那治得你許多那得不宥
神天看着若不回心轉意呵這等不足道的凶禍遲
疾好歹有若好官人每有仁心知道理雖不
撫恤軍士也不會生事苦軍這等官人家父
母妻子老幼過活平穩若是能撫能方便不
苦害衆軍每讚嘆着家中老的小的自是這
等每日自然歡喜安樂不知的將以爲自這
般歡喜誰不知却是衆軍讚嘆歡聲喜氣相
感得如此這勑出後全在父母兄弟妻子知
心朋友隣里曉事着互相勸誡守法度享太

平安樂之福故勅

一至兇惡害的軍民利害的廣西都指揮耿良所犯不仁不義共二十八招備載大誥武臣冊內又一件不在冊內者旱地挑池於內打樁上釘閣面蓋亭子一箇號令軍士挑水滿池作水閣其耿良於內坐地我是皇帝也不敢如此苦害軍軍係是天兵如何是天兵他都是世間的人如遇世亂

天道斡旋這等好漢做了軍平這天下禍亂是

天命的皇帝領着這軍做號天兵不是

天與的皇帝強把百姓聚起來這箇號做嘯聚的賊
耿良如此不才役使天兵拏來打死了
一北平都司所管衛分并都司官等不肯將這
仁心發見往往將軍人私役軍人每正好泥
炕打柴時他衆人都役占了他反到那十月
間七歲八歲三五歲這等軍的兒女一箇箇
赤剝無衣穿盼望要一箇熱炕臥的着過冬
這冷的時節因着被頭目每役占了有炕無
柴的有柴無炕的其苦也說不得使臣每從
北平來見軍每十月裏親自手裏拏着繩索

似牛馬一般拽車往山裏去與頭目每打柴
燒炭身上穿的都是破衣大風起冷了行不
得去見使臣每過呵那軍每撇下繩頭望着
京師啼哭這等官人家父母妻子怎麼知道
他每家做官這等無人心兇惡放出來這箇
不有
天災必有人禍他家喫的俸糧都是軍身上來的喫
那般也消受不得氣力是衆人出的他怎麼
害軍
一燕山中護衛鎭撫孟春他監支月糧官吏支

的都是白米軍支的都是黑爛米只這般他却假作附餘報官問得明白要了招將本人典刑了

一鎭海衛指揮王禎他守着海邊那箇信地常常的廣用機謀隄防海外夷蠻國土不致賊人上岸刼殺了百姓便是他的功勞海上打不得墻的所在但見有見識的人守這邊海怎麼敢怠慢不關防守鎭的地方內有等會使船的百姓常過去倭國裏做細作引將倭人來打刼百姓如今沿海修得城子多了細

作難以出入指揮王禎放一宗船八隻自正
月出海直到四月方回人扁又有船出海被
把截千戶盤詰倒官本官不行從官磨問內
奸外出緣由心生貪婪不問凶吉受財一槩
脫放致被告發拏住內奸外出之徒問出前
情與倭國往來遞送消息致被賊人登岸有
傷生民指揮王禎此事發覺早些不是呵這
內奸他出在倭國裏獻了計設道守禦不嚴
城裏軍有數兒如此走泄情節若使賊人駕
三五百船用軍一二萬泊在城下平明撲住

城門似此等十分干係利害指揮王禎並無
這般關防受了財把打細作的都放了爲這
般拏來枷枷着沿海浙東行至福建廣東畢
日押赴京師典刑梟首示衆
一水軍左衛千戶劉全將爲事起發百戶一員
不開除月俸八石支五箇月十石支五箇月
將這等爲事百戶俸整支十箇月共糧九十
石折有提調看養馬匹着實支去草料私下
盡皆侵用致令馬駒倒死數多事發典刑了
當

一金吾前衛百戶孫三本管一百一十二名軍
數內逃死賣了缺少一十一名本官不行開
除月糧通同軍吏朦朧作見在支請若是有
見識的怎麼肯賣了軍軍有病呵醫他軍有
逃亡從實告知行移原籍勾取今軍既不足
又致通同小吏妄請錢糧事發到官典刑了
當

一應天衛指揮龐權與同千戶旗首等指以異
姓軍爲由刁蹬軍人嚴亞保要將血胎裏洗
出養成的兒子季觀音保年十二歲取去着

役此兒見有一兄季三保年十六歲隨母改嫁他人此子既出了合當補父身役寧可於畸零內作數故將未出幼十二歲的出官應役且嚴亞保係是屯軍却不着他種田縱容在家買賣其龐權等又不知他家有幾何只莽勤措要錢物因此將監禁兩月把生理都誤了人心有此不平設若有仁心的隨母改嫁的季三保年紀出幼理合補父身役十二歲幼兒合寄於義父處庶不失所若將十二歲的應役幼且不出飲食不能調理不久必

失所因此上將千戶李義袁勝童仁鞭訖一百發長沙西口子充軍總旗王成斬首號令指揮龐權發金齒充軍似此違條犯法之徒不遵教化斬首示衆死有餘辜

戒諭外官勑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勑諭方今所用布政司府州縣按察司官多係民間起取秀才人才孝廉各人受職到任之後略不以到任須知爲重公事不謀體統不行聽信小人浸潤謀取贓私酷害下民以此仁義

之心淪沒殺身之計日生一旦繫獄臨刑神魂倉皇至於哀告懇切奈何虐民在先當此之際雖欲自新不可得矣如此者往往相繼而犯上累朝廷下辱父母悲哀妻子孰曾有監其非而改過者哉所有責任條列備陳于後

一布政司理法親臨屬府歲月稽求所行事務察其勤惰辯其廉能綱舉到任須知內事一一務必施行少有汗漫及貪汙坐視恬忍害民者驗其實跡奏聞提問設有用心提調催

督宣布條章去惡安善倘耳目有所不及精
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按
察司方乃是清
一府屬州治一體布政司施行耳目有所不及
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
布政司方乃是清
一州臨縣治一體府治施行耳目有所不及精
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本
府方乃是清
一縣親里甲務要明播條章去惡安善不致長

奸損良如此上下之分定民志有所依巨細事務悉有所歸上不紊政於朝廷下不嗁冤於滿地此其治也歟若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無籍奸惡人民本府州縣官方乃是清

一若布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清縣縣不能清里甲去惡安民遺下不公不法按察司方乃是清

一按察司治理布政司府州縣務要盡除奸弊肅清一方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巡

按御史方乃是清倘有通同貪官汚吏以致
民寃事枉一體糾治
一此令一出諸司置立文簿將行過事跡逐一
開寫每季輪差吏典一名賫送本管上司查
考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務從實効毋
得誑惑繁文因而生事科擾每歲進呈之時
布政司將本司事蹟幷府州縣各賫考過考
蹟文簿赴京通考敢有坐視不理有違責任
者罪以重刑
於戲令之布政司不拿所屬貪贓官吏又不申

聞闒茸不才諸等不公不法亦不究問府文到司並不審其爲何但知遞送而已府亦以州文如此自布政司至府州皆不異郵亭耳所以不治爲此故也

赦胡藍二黨詔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際也
祖宗修仁積德有感於
皇天后土眷命朕躬亦命諸英勇之勛平禍亂於諸

雄擾攘之時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
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時者朝臣
不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
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提拏族誅已
萬五千人矣餘未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
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
己犯己拏在官者不赦外其己犯未拏及未
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於戲古之
忠臣義士當時感格人神歡動祖宗其亂臣
賊子歷代爲患者不但不能感動人神於當

時亦累祖宗憂囚於地下朕今大誥臣民自
生疑惑者許以自新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司務勅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

勅各衙門司務二員坐所東南角面西將手籍吏二
名終日在堂專管紀載本衙門出入文書隨
即附簿驗其應速者速應遲者遲明白勾銷
下註或字差錯不許塗抹於傍圖註逐日紀
載事件至晚計定卷數字數庶便稽考若有
可速者而遲之耽悞公事矣若可遲而速之
施爲不當矣惟克果斷乃無後艱其司務之

設職專甚重其所練覈也其出非常若勤於
督責精於註銷使各衙門官吏不入刑憲之
所其司務之才能己稱堂上之仕矣又何恭
試之疊疊故勅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詔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秣馬
勵兵與羣雄並驅兵甲旗仗一應供給皆出
我江東五郡之民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
寧謐朕今老矣思民劾勞無可撫勞今特以

洪武二十八年合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少
蘇前日之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平府　應天府　鎮江府
寧國府　廣德州

免山東田租詔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皇帝詔曰朕起寒微備知農民艱辛今天下太平二
十八年矣民人供給繁勞邇年以來朝廷倉
廩實府庫充山東之民供給遼東軍裝山西
北平軍需勞已甚矣今洪武二十八年應納

官民秋糧盡行蠲免布政司府州縣如制奉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太平等府田租詔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皇帝詔曰朕平天下之初一應供給皆出於太平寧國應天廣德鎮江五府州之民宇內康寧已有年矣思民効勞無可撫勞今特以洪武三十九年秋糧不分官民田地盡行蠲免均工夫役依期來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立皇太孫詔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三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撫時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野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貪去強豪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爲

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告爾臣民想宜知悉

再選下第文詞詔 洪武三十年三月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

皇天之眷命賜有中土因土宇之廣人民之衆日思月慮精神有限邇來科舉一節託之儒臣有失打點選後朕於冗務隙中將下第文詞過目知爾文詞典雅所答中題一時誤落今後爾再選來復爾科第

申明宋訥祭酒學規勅 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

奉天門欽奉

聖旨恁學生每聽着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箇箇中用

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近年來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着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

着他呵好生壞了如今着那年紀少的秀才
官人每來署着學事他定的學覌恁每當依
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
祭酒來奏着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烟瘴地
方或充軍或充吏或做着首領官今後嚴緊
若無藉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
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箇
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或出首或綁縛將
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箇將那犯人凌遲
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烟瘴地

面欽此

洪武十五年學規

一學校之所禮義爲先各堂生員每日誦授書史於師前立聽講解其有疑問必須跪聽毋得侮慢不恭有乖禮法

一在學生員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必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爲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卽係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一開設太學教育諸生所以講學明理務在明體適用今後諸生止許於本堂講明肄業專於爲已日就月將毋得於别堂往來相引議論他人長短因而交結爲非違者從繩愆廳糾察嚴加治罪

一各堂教官每員選忠厚勤敏生員一名以充齋長表率諸生每日各齋通輪齋長四名於彝倫堂直日整點禮儀序立班次及催督各齋工課不許仍設掌儀專總事務有妨本名肄業

一本監官員及官生民生并不許將帶家人僮
僕輒擅入學紛擾汙褻違者從繩愆廳糾治

洪武十六年學規

一凡生員遇有事故者須要置立文簿但遇請
假須於祭酒處呈稟批限不許於本堂擅請
離堂

一丁憂成婚人情大節假託詐冒非惟明有定
律其人不堪敎養可知今後生員如有丁憂
成婚等事許於本監告知具呈禮部除丁憂
己有定制外其成婚者定立限期給引回還

隨卽移文照勘如有詐冒就便依律施行

一生員所有一切事務合先於本監告知具呈

禮部定奪奏

聞區處所告是實本監不准方許赴禮部陳告毋得

隔越

洪武三十五年申明學規係洪武三十年

一各堂教官所以表儀諸生必當躬修禮節正

其衣冠率先勤謹使其有所觀瞻庶幾模範

後學今後敢有故犍闒茸怠惰有失威儀着

許監丞糾舉以憑區處若監丞故不舉覺及

懷私糾舉不當着從監官奏

聞處治

一諸生衣巾務遵

朝廷制度不許穿戴常人巾服與衆混淆違者痛決

一三日一次背書每次須讀

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不但熟記

文詞務要通曉義理若背誦講全不通者痛

決

一每月務要作課六道本經義二道四書二道

詔誥章表策論判語內科二道不許不及道

數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憑類進違者痛決

一每日寫倣一幅每幅務要十六行行十六字不拘家格或羲獻智永歐虞顔柳點畫撇捺必須端楷有帖合於書法本日寫完就於本班先生處呈改以圈改字少爲最逐月通考違者痛責

一朔望行釋菜禮各班生員務要一名名赴廟隨班行禮敢有怠惰失儀及點閘不到者痛責

一生員凡遇師長出入必當端拱立候其過有問卽答毋得倨然輕慢有乖禮體違得痛决

一生員講解如有疑難卽當再三從容請問毋得輕慢師長置之不問蓄疑於心違者痛決
一各班生員凡有一應事務先於本班教官處稟知令堂長率領赴堂稟覆毋得徑行煩紊違者痛決
一每班須給出恭入敬牌一面責令各班直日生員掌管凡遇出入務要有牌若無牌擅離本班及敢有藏匿牌面者痛決
一生員遇有患病無家小者許於養病房安歇養病不許於號房內四散宿歇有家小者止

就本家若無病而稱病出外遊蕩者驗鬧得
出痛決卽令到班
一生員於各衙門辦事者每晚必須回監不許
於外宿歇因而生事若晝酉不到及點鬧不
一在者痛決
一凡會合務要禮儀整肅敬恭飲食不許諠譁
起坐仍不許私自逼令膳夫打飯出外冒費
廪膳違者痛決
一凡早晚升堂務要各人親自放牌點鬧及要
衣冠嚴肅整齊步趨中節不許攙越班次諠

譁失禮違者及點閘不到痛決

一凡坐堂生員務要禮貌端嚴恭勤誦讀隆師親友講明道義互相勸勉爲善不許燕安怠惰脫巾解衣諠譁嬉笑往來別班談論是非違者痛決

一赴堂背書務要各照班次序以憑抽籤背誦若前後攙越喧閙閧攘亂者痛決

一生員每夜務要在號房宿歇不許酣歌夜飲因而乘醉高聲喧閙違者點閘不在者各加痛決

一朔望暇日毋得在外醉飲倒街臥巷及因而
生事互相鬭毆有傷風化違者痛決
一內外號房務要常川潔淨如是點視各生號
房前但有作穢者痛決
一內外號房各生毋得將引家人在內宿歇因
而生事引惹是非違者痛決
一生員撥住號房俱已編定號數不許私下挪
借他人住坐違者痛決
一凡選人除授及差辦事等項敢有畏避躲閃
不行赴堂聽選者奏

聞區處

一凡生員於各衙門辦事完結務要隨即回監肄業不許在外因而生事違者痛決

一凡生員省親搬取已有定例敢有不行遵守輒自奏啓著治罪

一生員但有違犯前項學規決畢即送繩愆廳紀過若犯不悛者奏聞區處

輕賫詔　洪武三十年十月

奉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皇天眷命代元爲君統一寰宇主宰臣民尊稱宇內
己三十年矣每設官分職各有攸司邇年以
來各府州縣夏稅秋糧因官貪吏弊不能宣
布條章愈見民力艱辛今特勅戶曹行下諸
司所有積年稅糧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賫以
免轉勞之苦以釋民人欠輸之罪所有事宜
條陳于後爾諸司一如朕命勿怠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自洪武二十八年己前
夏稅秋糧拖欠未納者許折轉輕賫隨地方
出產聽從民便

一錢二貫五伯文折米一石

一金每一兩折米二十石

一銀每一兩折米四石

一絹每一匹折米一石二斗

一綿布每一匹折米一石

一夏布每一匹折米七斗

一淨綿花每一斤折米二斗

仍封占城國王詔　洪武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　素處海邦僻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尚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尚愼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

仍封高麗國王詔　洪武

皇帝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及眷高麗襲朝鮮

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
往臨卽來詞之表上有加方物良仞衷情盖
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臣職况爾三韓
之累世皆愼始終屬玆四海之一家何殊內
外爰稽尋制載錫眞封今遣官齎印仍封爾
爲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
服守禮義之國作屛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
替服命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宣諭武臣勅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

一守邊之將務在撫軍有道若將有仁恩於軍

以守則堅以戰則勇若撫綏無道守則不堅
戰則不勇不止乎諸軍不利其爲將者全家
受禍如守伍關諸將原與三萬軍守禦諸將
不思深入蠻夷之地衆皆賣放軍卒逃并
病者去其二萬五百所存者一萬尚欠五百
諸處屯所人少會衆前來攻打將隆里千戶
所打破及至點視屍骸老幼男女八百人口
皆是父母妻子兄弟止有正軍一百五十名
呼爲一千戶所其餘九百餘名盡皆放去及
逃亡者其賣軍千戶百戶全家被殺如此者

幷所貪之財皆被蠻人將去美妻妾亦被人
所掠此等愚夫那知守邊道理因此殺身亡
家凡守邊者觀此用心以爲警戒

一自古邊城務要深高城池何故城高池深所
以城高池深者恐敵衆而我寡務必督兵固
守以待援救所以城高池深人糧馬草經營
多積以待固守方今守邊者不思全家居邊
同僚彼此相捱不以守備爲重設有敵來身
家喪亡有不測者若平日同僚人用心葺理
城池置備守具其來寇者衆我且緊守以待

彼必老師頓於城下救兵一至安有不俘獲者耶如此諭至諸守將各宜用心固守汝等遵依施行

一所守城池除地凍天寒不修凡冰雪融可以開挑壕塹未到下種之時且先整理城池周圍十里初時未免城低壕淺逐漸葺理假如遍葺理一里之長設若遇敵一里不用人力伍工以來五里堅高不用人力一年一功十年城池堅固設若可以二年三年完備十分大利守者安心身全家在設若同僚互相推

捱不以此城爲家一般相看臨期失機悔之晚矣務要同心

一軍士用操纔不屯種但有些閒暇便將軍中所用兵器各隨本身所便演習若兵器缺少上聞朝廷以憑支撥屯種之時苗未出土那一會可以修城可以操練苗既出土可以耕鋤依時耘鋤既畢那一時亦可修城操練不可怠慢應有馬步軍人皆要射弓若官弓數少入山揀選木植柔軟者以爲木弓權時演習設若官弓數少着人詣京關撥弓箭不可

不用心練此係長兵刀鎗之類係是短兵身
相近而刀鎗相着方纔得人其弓之攻者百
步殺人所謂長兵也不可不用心
一軍士自種食爲官管領者不思恤軍之道爲
軍害者百端今後時將至秋先敎軍人整頓
菴鋪暖炕收拾柴炭點視各軍糧食柴薪暖
炕菴鋪齊備可以過此一冬然後纔是爲官
協心處敢有不行催督點視過冬物件致令
軍人失所若有來告者罪及管軍之人若有
軍家燒炕柴炭等物未備管軍頭目先將軍

人役使入山打柴燒炭以爲己用者管軍之
人全家竄入遐荒不赦
一軍官多有不安分多不知所報縱然知所報
也實難報云何難報且於往者出十萬五萬
兵消除一敵當時見做官者那時亦是軍伍
中人遇陣之時只同行人皆進與敵己散亡
本身雖遇敵不曾得下手者尚且在陣伍中
行卽今做官的已有父子相傳做官那時用
命當先的人父子相傳猶爲軍見今做官食
祿者間時飲食茶飯間曾發心起手頂禮自

宣我等受官祿皆是當時千萬人威風滅除
一敵的氣力令我雖知是多人的氣力實難
以報安敢毒害於軍士若爲軍官的肯發此
心想着祖宗積德
天地鬼神照鑑安有不昌者乎
一所諭數事若奸頑者失機悞事與同僚相捱
體察明白治以重罪諸人用心用心
一沿海設置衛保障居民奈何管軍人員多無
謀略往往失機不能制敵惟務貪婪私役軍
士數有犯者已嘗斬首號令近日山東寧海

衛指揮趙銘等領軍守海遇賊船數十登岸並不向前設法擒拏互相推調致令傷害軍士又敢虛報殺獲賊數欺誑朝廷已將各官分屍示衆今後守海官員人等常加操練軍士葺理戰船於緊關島塢灣泊遇有賊船到來不許四散調開或三五十隻或百十隻成宗一處駕使併力攻取如此則勢力壯而賊易擒矣

武士訓戒錄

漢將樊噲沛縣小人漢高祖與覇王滅秦覇王

恃勇意思要暗地里殺了漢高祖在秦始皇

建都去處地名鴻門的所在做筵席上要下

手樊噲在外廂知道帶着劒背一面長牌直

撞開營門怒着目看霸王霸王觀樊噲好偉

哉人物說道此壯士也遂與生猪肉一塊酒

一碗樊噲卽時接了說道大丈夫死且不怕

生肉安得不食霸王見樊噲奮然威怒用心

看着樊噲漢高因而淨手起身逃去了

鉏麑是晉國人靈公暴虐無道趙宣子每每把

正直的言語諫他靈公心裏好生不喜敎鉏

麑暗地里刺殺趙宣子鉏麑五更去到他家只見趙宣子齊整穿了朝服要出朝去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鉏麑見了這等說道若是殺了國家一箇好人不殺他又違主人的號令因此上把頭在趙宣子家裏槐樹上撞得頭破腦裂死了這箇是識義的好男子

申鳴是楚國人奉養父母㝡孝楚昭王用他做大官人後來白公謀反申鳴對父親說道大凡做官的人身己把與國家了俸祿將來奉

養父母若國家有難不肯捨死做甚麽人當
時領軍馬圍住白公却拿住他的父母安在
營裏着人去對申鳴說申鳴淚下回那使人
我聽得古人說喫人飲食當死人的患難我
如今不能做父親的孝子只做得國家的忠
臣因此自擂起鼓來殺了白公
張飛北平涿州人與關羽一同服事劉先主後
曹操來打荆州先主奔江南曹操的軍馬忽
然到來張飛領了二十箇軍馬據水斷橋怒
起眼來手裏拿着兵器說道我是張飛爾要

廝殺的便來曹操的軍馬那一箇敢近他因
此上先主得脫了後來封爲新亭侯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那時唐高祖攻打河南
地面敬德隨太宗行戰地恰好遇着王世充
的軍馬忽然到來王世充將喚作單雄信騎
了馬望着唐太宗刺將來尉遲敬德走馬大
喊把单雄信殺下馬將唐太宗救出後來封
爲鄂國公
唐琦是宋時守禦的軍那時李鄴把紹興城子
降了金家金家着大將琶八守了紹興唐琦

一日袖藏着一塊大石頭伏在路邊相要打死琵八却被琵八拿住了唐琦對李鄴罵說道我一月只關一石五斗米尚不肯背了主人你做大官請俸祿却做這般勾當唐琦不肯降他直到死罵不住口後來宋朝與他立廟至今祭祀不絕

金日磾是漢武帝時人做馬監官那時有一箇官人喚馬何羅的有意要造反被日磾看破他意思每日要暗地關防着一日武帝在林兒宮裏歇息早晨未起身那時日磾正在殿

外馬何羅袖裏藏着一把刀從殿東廂上來看見日磾顏色變了便要走向武帝歇宿去處正走間撞着那樂器何羅跌在地上日磾連聲叫罵何羅及趕上抱住揪着何羅的頸項丢在殿階下衆人下手拿住了把何羅全家都殺了封日磾爲秺侯享祿終身子孫世襲

漢將軍紀信時常跟隨着漢高祖定天下一日高祖到滎陽去被那霸王圍住了中外不得相通害漢高祖十分利害紀信思量無計可

救乃對漢高祖說道詐乘王車出降東門覇
王的軍馬都聚在東門上看高祖降因此上
漢高祖向西門出去了覇王將紀信燒死了
因此捨了自己性命救得高祖
薛仁貴年紀小時家貧只做農莊過活却十分
有志氣後來隨着唐太宗去征高麗攻打安
市城高麗兵二十萬來戰仁貴不披甲只穿
白衣服手裏拏着一條鎗腰裏掛兩張弓跳
上馬發起喊來殺將去人都當他不得衆軍
跟着一齊向前贏了一陣高麗兵都走散了

太宗遠遠望見穿白衣服的是誰衆人道是薛仁貴當時賜他金銀段子好馬教做遊擊將軍後來回軍太宗對衆人說道我不喜歡得遼東地面却喜歡得一箇十分猛勇的男子

王彦章五代梁時將從小時便多機謀又十分勇猛每每廝殺時如常手裏拏一條鎗在軍陣中出入千萬人不能敵他因此號做王鐵鎗後來晉家將梁家地面漸漸奪了梁家的將也多有異心起來獨有王彦章守着忠義

如常對衆人說道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思死必做忠義的鬼決不肯背了國家後來與晉廝殺果然捨死向前就死在軍陣中這箇是忠義勇烈的好漢男子

鍾會是魏元帝時人做司徒教他提調關中的軍馬却要謀反只怕着鄧艾一箇人不曾反里後來朝廷教鄧艾收捕四川他因此時便要發軍馬反說道事若成時可以得天下不成時守了四川也和劉先主一般不曾反得成被何列胡淵知他反的緣故拏住殺了

王君廓井州石艾人隋朝大業間聚起人來與
人厮殺後來降了唐高祖教他做左武衛將
軍賜綵段一百匹教他去鎮守幽州與達達
厮殺多搶得人馬唐太宗又將自騎的馬與
了他做光祿大夫後來便倚恃着他這些功
勞不肯守着國家的法度被長史李玄道把
大法度整治他因此上要反到達達地面裏
去訖那種田的百姓認得是他拏將來殺了
僕固懷恩是唐時將軍從郭子儀收捕安祿山
有功教做河北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辛雲

京有仇奏要殺了雲京朝廷不許他這等他
却怨望朝廷便發軍馬反他的母親說道國
家相待你的恩十分厚你如何做這等的事
提起刀來趕着懷恩說道我與國家殺這厮
賊懷恩走入大同那邊去了後來死在路上
劉闢是唐時人做四川節度使自稱做留守使
人來朝廷討誥命鐵券朝廷不肯與他因此
上他發兵反來打四川梓州朝廷着高崇文
去勦捕把活活的拏了木檻裏檻到京城裏
來連他家小房族及他的黨乾凈都殺了

安從進是五代晉時人做山東道節度使如常
暗地要謀反從來與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兩
箇一同商量起着軍馬來打鄧州晉家着南
行周去征他安從進見官軍來的猛料然不
濟事自家把火燒死了妻子都喫殺了

符彥饒是五代晉時的義成節度使軍中有夜
裏去刼人的他手下將是白奉進便發軍反
喫指揮使盧順拏住送到京城裏斬了

御製軍人護身勅

管軍的別無甚麼法兒則是知得軍的艱難

便教他安樂但有些不便當處疾忙支分便
當不會在家做買賣的發放做些箇教貼着
那一擔糧着養老小軍有病時勤使去尋醫
人看關支冬夏布匹休要了他的一應不知
來歷的休留在隊伍裏怕是歹人似這等關
防的意思如常要記在心若命快時運到身
上拏住一箇大奸惡的人呵却不得了大官
請好俸祿似如今做公侯的都是往前一起
兵愛惜軍士十分撫恤的好衆人肯與出氣
力到處廝殺建了頭功以此定功行賞時教

做了公的侯的那指揮每也有舊日能撫軍士隨軍征進各總兵官報得分曉了陞的也有不能撫恤軍士憑自己能廝殺了陞起來的似這等好生害軍不把軍每當數那等不知道理的千百戶也多是憑自己好廝殺了陞的似這等又害的軍甚因這般動有犯了罪害軍的千百戶指揮常拏下這般拏來罪了那別箇也不怕還一般害軍這等粗惷的人止顧眼前不顧子孫也怎麼肯想做軍時一頓糧喫不着受了萬千艱難一等有父母

在堂者纔調出征雖至孝不得奉養一等單
家的家有一妻或有幼小兒女皆不生理止
靠一碩食糧其夫既出一箇婦人在營守着
幾箇小兒女撇了支糧又怕水火裏損了他
又守看柴水米糧不得來左右難得不得難
似這般婦人在營兩難男子出在外身雖在
外心在家如那隻身婦人在營夫未出時先
憂本婦隻身沒奈何單身則索行去這是爲
軍最難這隻身婦人夫既出了柴米自取若
見覓人便與男子議論成交就中有多小不

便正大的婦人夫婦和諧互相心托方纔無
事少有不諧雖正大爲是隻身又恐夫疑軍
人夫婦這艱難且如已前年分軍每出外單
夫隻妻者多自天下太平以來夫婦常守着
生得兒女多一碩食糧除脚錢折耗止得七
八斗又陳了難喫那不曉事千百戶總小旗
又要取錢百般害他管軍頭目誰肯把自家
心比軍心知道的這等苦休害他人人都不
肯這等比則是蠻害他我這等言語說出去
若爾支請賞賜關支月糧管軍人并首領官

吏害軍及自家私自使喚者許被害軍人十
名五名或旗首率領拏來旗首害軍也如此
軍自拏來那都有賞若官吏不害軍旗軍旗
人等生事排陷治以重罪如是管軍的頭目
每能依我這等言語撫恤軍的好明日都督
府官封公封侯有甚麼難處故勅

示占城安南二國詔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一視同仁每
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內諸國皆來臣朕貢
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

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
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
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
安分搆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
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共憤共
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
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
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和睦鄰境
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
美歟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諭擴廓帖木兒黨衆詔 洪武

皇帝詔曰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脩蓋以擴廓帖木兒尤守孤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憫之兹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國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恆等果能替

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刑官勅 洪武

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貫者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圜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凡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人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己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心法

天道而行之耶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
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澄波印鍾山之蒼翠
雖非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潛遁毫釐洞見其
眞知人居是寧不開懷抱而長嘯終日引觴
侶酌以快今生庶不負朕肇法司之初志也
汝其敬哉

遺詔　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初十日

皇帝詔曰朕受
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
野謹撫馭以膺

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
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
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
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
念之有
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
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葬
祭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
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所改
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

食肉無禁

一發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臨各十五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時無得擅哭

一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付無帶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管軍戍守官員毋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

一國王所在文武衙門軍士今後一聽節制護衛官軍王自分處

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從事故玆詔示

想宜知悉

皇明詔令卷之三